外婆的綠豆湯　　【撰文／陳芸英】

小時候我們常去外婆家玩，尤其是暑假，因爲外婆家附近有個難得一見的標準游泳池，爸就帶我們到那兒游泳。去的前一天，媽總會打電話給外婆，要她準備一鍋綠豆湯，等我們游完泳後可以吃。妹曾對媽說：「你怎麼用命令的口氣跟外婆講話啊？」媽說：「那是我媽耶，以後你們結婚回娘家，要我做什麼，我也會照辦啊！」(果真如此，妹婚後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。)

外婆煮的綠豆湯是我們童年夏天的回憶.....不，她不用煮，而用蒸。這方法很特別：前一天先把綠豆洗淨，她要我們特別注意，洗綠豆一定要小心，千萬不能掉落地面，因爲一旦掉下，它可不會乖乖留在原地讓你撿，而會到處亂跑，滿地都是，很麻煩.....我們想像綠豆在地上亂跑亂竄的模樣，都哈哈大笑。

浸泡一整夜後，隔天將整鍋綠豆放進電鍋裏蒸，跟煮飯的方式幾乎一模一樣，唯一不同的是水要多些。蒸熟的綠豆居然顆顆完整不破裂，加糖和開水，就是我們吃的綠豆湯。舀一勺綠豆在口，彷彿薄薄的殼內裝了飽滿的餡。外婆說，那象徵「圓滿」，「每個家庭都需要圓滿。」

但外婆的人生並不圓滿，因爲缺了外公。日據時代，日籍兵源缺乏，殖民政府於是徵召台灣子弟赴南洋參與第二次世界大戰。外公家有十個兄弟，遲早有人得去，於是外公在媽媽只有三歲、舅舅還在外婆肚子裏的時候遠征去了。

外公出征海外之後，外婆開始吃早齋、唸佛經，在青燈古佛中祝禱他平安歸來。大家庭的生活繁雜且忙碌，酸甜苦辣，她都逆來順受，因爲她深知沒有丈夫在身邊，只有自立自強才能平安度日。外婆含辛茹苦獨力撫養媽和舅長大，但外公從此一去不回，這是家庭的悲劇，他們只能靠照片想像自己父親的模樣；而我們的記憶中，從來沒有外公。

爸說，徵調海外的台灣兵大多戰死他鄉，北埔濟化宮早已爲他們豎起牌位。但一九七四年，一則新聞重新燃起外婆的一絲希望。報導說，與外公一樣被派往南洋戰場的李光輝逃進叢林，過了三十年與世隔絕的生活後，重返文明社會，媒體用「台灣的魯濱遜」形容他。外婆要爸去找李光輝，詢問是否還有台灣兵躲在叢林裏。

外婆非常信任爸爸，他們的關係有如母子。爸在小學教書，「老師」在鄉下是受人敬重的行業，這使得外婆對於爸媽的這樁婚事非常滿意。每次到外婆家作客，她一定打點一整桌爸愛吃的菜，貼心地幫他夾菜，嘴邊還不忘要他多吃一點，像呵護小孩一般。而飯桌旁的茶几上則擺着一鍋綠豆湯，那是我們的飯後甜點。

不過，爸始終沒去找李光輝，幾十年後在外婆的喪禮上，他唸着自己親筆撰寫的訃文，脫稿說了一段故事。

他說，三十年前，他任教的小學來了一位賣參考書的書商，兩人聊起來，才意外得知他是當年跟外公一起被徵召到南洋打仗的伙伴。他說他們到了馬尼拉的第二天，外公就發生赤痢，拉出紅色大便，不幸隔天往生，其他人則聯手葬了他。

爸很吃驚，把這消息告訴媽。後來他們到馬尼拉旅行時，找到書商說的「台灣籍日本兵殉難紀念碑」，憑弔了一番，了卻一樁心願。但這件事爸媽始終沒告訴外婆，畢竟終戰已超過半個世紀。爸說，外婆一直期待外公歸來，他看出她的深情，「我寧願她保有期待中美麗的愛情，直到死去.....」

外婆生於一九二零年，後因大腸癌病逝，享年八十六歲。她從小家境富裕，穿的、用的、睡的都是高級品，還擁有「高等科」的學歷，是極少數會念書、寫字、看報，又懂日文的老人家，這使得她在一羣銀髮族中顯得氣質出眾。

外婆的生命步入黃昏，病痛奪去她的光彩，但她仍保有一貫的笑容。在醫院做化療極度痛苦的時候，瘦骨嶙峋的她仍笑臉迎人。記得有一次我在醫院幫她按摩，她笑瞇瞇地頻頻說「謝謝」。又有一次我帶她下床上廁所，還沒走到馬桶，她就尿出來了，還一直向我致歉，聲音虛弱乏力地說：「對不起啊，等一下又要麻煩你清洗了，人老了不中用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！」即使我們很親，她還是如此。

外婆從醫院被接回家後，舅媽邀我們一同用餐。離開前，我們向外婆道別，她反拉住我們的手，「應該是我向你們道別才對，我可能要先走了，在這裏先說再見喔，你們要平平安安、健健康康地過下去，相親相愛！」我聽了淚流滿面，當是對晚輩最後的叮嚀和祝福。後來聽舅媽說，外婆其實早已意識到生命即將走到盡頭，連身後事都安排好了，除了火葬、指定某一佛教團體爲她誦經外，還希望見妯娌一面，重溫三零年代大家族熱鬧溫馨的快樂時光。於是舅舅找齊她們共聚一堂。據她們事後說，外婆一生安分守己，謹守節度，沒有伴，一個人過得孤獨，但沒有人聽過她怨懟或傾訴辛酸；相反地，外婆努力傾聽着，雙手拉着她們的手，眼含淚光.....

喪禮結束後，媽回到外婆家拿東西。我看了一眼客廳裏外婆的照片，她的臉龐笑得燦爛，身影依舊優雅嫻麗，但再美的葉子也有落下的一天。也許，我該調整記憶，留住她的美好.....她的聲音、她的菜餚，還有她那象徵圓滿的綠豆湯。

【讀者文摘 2009 年 3 月號】